

古 装 戏 曲

金 玉 奴

李 蔚 张立志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PDG

古 装 戏 曲

金 玉 奴

(根据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

李 蔚 张立志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1981·5.

更 正

剧本《齐王纳谏》由于校对不慎，把作者“赵怀荣”误为“赵怀桑”。特此更正，并顺表歉意！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前 言

《跪洞房》取材于明·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搬上京剧舞台较早。近年来，其它剧种也有演出。我们应某剧团要求，根据河南地方戏的特色编成此剧。

在编写过程中，对某些场次的安排，曾参阅了郝效莲藏本《棒打薄情郎》。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原著与郝本在“推江”之后，都有一条明显的裂痕。这条裂痕，致使演员的感情转不过来，观众的感情跳不过去。为了缝补这条裂痕，我们加了第五场一个重场戏。其它地方就不一一注及了。

关于此剧的结尾，当前戏剧界争论很大。我们原来采用原著的“破镜重圆”。但，在演出过程中，演员、观众对让他们“团圆”都“气不顺”，戏剧界的前辈们也建议我们改一下，所以便成了现在这样子。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而且是在业余时间仓促草成的。粗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编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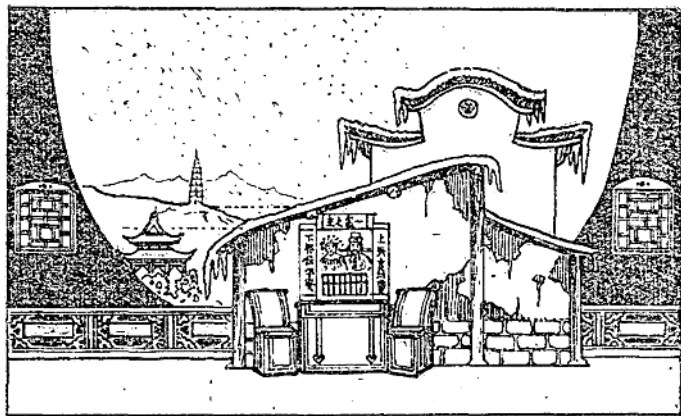
人 物 表

- 金玉奴 花子头金松之女。
莫 稽 穷书生，后中进士，任县令。
金 松 临安（今杭州）花子头。
许德厚 江西巡抚。
许夫人 许德厚之妻。
田 成 南昌知府。
家院、书吏、中军、报录人、四文堂、四衙役、
四水手、四校卫、四丫环、四花子。

场 序

- 一场 穷困潦倒日
二场 金榜题名时
三场 莫知县推江
四场 许按院救溺
五场 重续鸳鸯谱
六场 新郎跪洞房

第一场 穷困潦倒日



〔乌云翻滚，朔风怒号。

〔景如图。

〔幕内，穷秀才莫稽叹息声：“唉，好冷啊！”瑟缩地上。

莫稽（唱）朔风紧似利刃将衣衫刺透，
筋骨寒血凝冰气短肠抽。
恨苍天全不懂文章锦绣，
读书人只落得长街漂流。
东家讨西家要到处伸手，
十回伸九回空满面含羞。
腹无食身无力难以行走，
天地旋眼昏花倒卧街头。（倒地）

〔金玉奴自内室出。做针黹。〕

金玉奴 (唱) 金玉奴生长在贫家，
打罢新春正十八。
幼年遭不幸
老母亲把世下，
父女们相依为命度生涯。
清水里芙蓉现成人长大，
出淤泥身不染白玉无瑕，
爹爹是花子头儿，
终日少在家，
俺独对绿窗把花儿扎。

看天色不早，爹爹出门多时，怎么还不见他老人家回来。我得出门看看去。(出门张望介) 哎呀，好大的风哟！(发现莫稽，大吃一惊) 哎呀我的妈，吓死人！喂，(踢) 你是咋着啦？

莫 稽 (呻吟)……

金玉奴 咦，还是个活的哩！待我问问他。我说，你这个人
是干什么的？怎么睡在俺家门口呢？

莫 稽 你问我吗？

金玉奴 看，多稀罕。这儿就咱俩，不问你问谁呀？

莫 稽 我是个饥寒之人啊！

金玉奴 没吃没喝的？

莫 稽 正是。

金玉奴 那……为啥不去讨要呢？

莫 稽 一言难尽啊！

(唱) 可怜我整三天未曾用饭，

腹内空四肢软头晕目眩；
天气冷寒风急难以立站，
昏沉沉倒卧在您的门前。

金玉奴 这就不对了。怎么能三天都要不到一口呢？

莫稽 （唱）未伸手先觉得浑身打颤，
未张嘴早已是满面羞惭。
走闹市还恐怕熟人碰见，
因此上不得食整整三天。

金玉奴 不亏！脸皮儿薄就别要饭。

莫稽 （唱）自幼儿南学把书念，

金玉奴 还读过书哩！

莫稽 （唱）我本是黄门一生员。

金玉奴 哦，还是个秀才哩！

莫稽 （唱）想当初我家中薄有财产。

金玉奴 怎么穷了呢？

莫稽 （唱）无情火只烧得化成灰烟。

金玉奴 啊，遭火灾啦！

莫稽 （唱）二爹娘葬火中尸骨不见，
小生我虽幸免衣食难全。
从此后孤伶仃长街讨饭……

金玉奴 （唱）读书人落乞讨实在可怜！

唉，人到了这一步有谁管呢？（稍停）喂，俺家有点剩面汤，你喝了吧！

莫稽 好啊！

金玉奴 那，你就进院里来吧。

莫稽 这……

金玉奴 怎么啦？

莫稽 我两脚无力，寸步难行啊！

金玉奴 你走不动，俺也不能抱……（羞介）

莫稽 待我爬进去吧！唉……

〔莫稽爬进院内。金玉奴暗笑。〕

金玉奴 在这儿等着，待我与你取来。

莫稽 是。

金玉奴 （唱）穷书生三天整粒米未进，
端碗汤周济他饥寒之人。（进内）

莫稽 （唱）眼看我遭冻馁山穷水尽，
难得这小姑娘恻隐之心！

〔金松拄杖上。〕

金松 （唱）在大街吃不尽残茶剩饭，
红白事到户家搅闹一番。
当一个花子头儿福分非浅，
论逍遥讲自在胜似做官。

在下，金松，外号“穷不怕”，是本城的花子头儿。无论哪个富户人家，办红白喜事儿，都央我帮忙。打发我好了，没事儿；要是无礼慢待，就搅他个盆底儿朝天。那日，东街铁公鸡娶儿媳妇，一毛不拔。是俺带领穷哥们儿，假装打架，拦住花轿。你一扛，我一揣，轿杆歪，轿门栽，新媳妇甩出轿门来。嘿，活该！活该！（进门见莫稽）哎哎，你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我家来啦？

莫稽 老丈！

金松 什么老账、新账，我这人从来不欠账！

莫稽 你问小生我吗？
金松 小生？原来是个唱戏的。噢，这么说你爹是唱老生的？
莫稽 老丈休要取笑，我是个讨饭的啊！
金松 讨饭的？
莫稽 正是。
金松 认识我吗？
莫稽 不认识。
金松 胡闹！不认识我，也配讨饭？
莫稽 老丈是干什么的呀？
金松 我是花子头儿，专管讨饭的。
莫稽 怎么，花子还有头儿吗？
金松 这也不懂啊！少废话，跑我家干什么？
莫稽 不是我自己要来呀！
金松 谁请你来的？
莫稽 是一位小姑娘叫我……
金松 哪，年轻人说话嘴上要留德。俺姐不办这事。
莫稽 她是一片好心。
金松 别胡说八道。这事我得问问。（向内）丫头，你给我出来！唉，可气死爹啦！

〔金玉奴出。

金玉奴 （唱）一碗面汤未热透，
忽听门外唤丫头。
原来是爹爹回家转……

金松 哎哟，可气死我啦！
金玉奴 （唱）不知他因何故气冲斗牛。
跟谁生这么大气呀，我的好爹啊！

金 松 小嘴倒是怪甜的。哼，我生你的气，就是生你的气啦！

金玉奴 这……儿倒要问问，孩儿有什么不是？

金 松 我不在家，（指莫稽）瞧你弄的那一堆儿……唉！

金玉奴 哦，你问的是他吗？

金 松 他，他！不是他还是我吗？

金玉奴 他是个讨饭的呀！

金 松 嗯，人不亲行亲。打发他点吃的不就行啦，干么叫到家里？

金玉奴 听我慢慢说嘛！

金 松 说！

金玉奴 爹！

（唱）老爹爹清晨出门庭，
女儿我学针黹独坐房中。
眼看看日偏西天寒地冻，
开柴扉去瞭望盼爹回程。
见此人风雪中将要丧命，
才引起女儿我恻隐之情，
呼唤他爬进了宅院以内，
好让这落难人御寒避风。

金 松 “爬”进来的。他是个瘸子？

金玉奴 三天没吃饭，饿得站不起来啦。

金 松 哦，这么回事。

金玉奴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儿就进得屋里，将那剩汤热热，打算让他饮用。想不到一片好心，倒惹爹爹生恁大的气。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女儿怪罪一番。爹，你屈说我……（撒娇，欲哭）

金 松 得，话一说明，爹还生啥气！剩汤呢？

金玉奴 快热中了。

金 松 热好端来。

莫 稽 不用热了，凉的也可将就。

金 松 这小子倒不忌生冷。

〔金玉奴进内，端汤上。

〔金松接碗，转递莫稽。

〔莫稽接饮，饮尽，舔碗边儿。

金玉奴 看这样，真是饿急啦。

金 松 嗯，还有吗？

金玉奴 锅里正热着呢。

金 松 快去拿来。

〔金玉奴复取出面汤。

〔莫稽饮毕，略有精神，挣扎地站起来了。

金 松 这回有精神了。

莫 稽 老丈。

（唱）只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
哪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
顾不得贵与贱含羞碍口，
施一礼谢老丈搭救之恩。

金 松 吃饱啦？

莫 稽 饱啦。

金 松 喝足啦？

莫 稽 足了。

金 松 吃饱了，喝足了，少噜苏。两个“山”字摞一块儿——给我“出”去吧！

莫 稽 是，是，小生告辞。

金 松 走吧，走吧！

金玉奴 回来，你别走，你别走。

金 松 嘿嘿，喊他干啥？

金玉奴 这人太不懂规矩啦。吃饱了，喝足了。连个“谢”字儿都没有，扭脸儿就走。

金 松 刚才谢过我了。

金玉奴 还没谢过我呢！

金 松 嗨，争这个礼干啥？

莫 稽 （施礼）如此，小姑娘在上，小生这厢有礼。多谢一饭之恩。

金玉奴 这还差不多。（情意绵绵地）我来问你，这两碗面汤，可饱得几年啊？

莫 稽 只能饱得一时。

金玉奴 以后呢？

莫 稽 这个……

金玉奴 再说，你衣衫单薄，街上风疾雪大，天寒地冻，可怎么办呢？

莫 稽 唉，听天由命吧！

金玉奴 （向金松）爹呀，俗话说，“杀人杀死，救人救活”。您那个破棉袄，早就该扔啦，干脆给了他吧。

金 松 好，送个人情。

〔金玉奴取衣给金松，金松转交莫稽。〕

金 松 破袄穿上，再找根麻绳，把腰勒紧。有道是，“腰里缠根绳，身上似火龙。”（莫稽束腰）好，你走吧。

莫 稽 我走，（回顾金玉奴）我走！（再回顾）

金 松 你倒是走哇!

莫 稽 我……(三回顾)

金玉奴 爹呀,我跟你说话。

金 松 咳,咋恁些“秧儿”哩!

〔金玉奴将金松拉一边。〕

金玉奴 爹,我想……(羞)

金 松 你想咋着?

金玉奴 我想……(羞介)

金 松 咋想就咋说呗!

金玉奴 我……

金 松 你倒是说呀!

金玉奴 我……我不说爹也明白。

金 松 (故意地)爹不明白。

金玉奴 爹清楚。

金 松 爹糊涂。

金玉奴 (撒娇地)看你……我不,我不……

金 松 傻妞,你的心事爹早就看出来。说吧。

金玉奴 方才听他言讲,他还是个秀才哩!

金 松 秀才?怎么混成这般模样?

金玉奴 只因他家遭火灾,财产烧光,父母双亡,才落得孤单一人,沿街乞讨。真是可怜人啊!(拭泪)

金 松 别哭了。眼泪还怪现成哩。你说咋办吧?

金玉奴 我想把女儿的终身大事,托付与他。有俺俩侍奉爹爹,不知您意下如何?

金 松 这个……他是一个秀才,咱家是个穷要饭的,人家未必愿意。他要是愿意,就算咱高攀啦。

金玉奴 去吧，爹！

金 松 咱家有的是干馒头，剩饼子。你到后面给泡一大碗，让这小子过个年。我趁此问问。

〔金玉奴喜孜孜地下。

〔金松转向莫稽。

金 松 相公请到屋里坐坐。我家有的是剩馍，已经吩咐小妞给你泡一碗，吃了再走，也还不迟。

莫 稽 多谢老丈！

〔莫稽进屋介。

金 松 半天了，还没问你哩。相公贵姓？

莫 稽 小生姓莫。

金 松 哦，姓“摸”。“摸”什么呀？

莫 稽 莫稽。

金 松 “摸鸡”？偷鸡摸狗，还不如要饭哩！

莫 稽 取笑了。

金 松 请问相公，可曾婚配？

莫 稽 自幼倒也订过婚约。只是如今一贫如洗，纵有婚约，也被毁弃了。

金 松 人家不认帐了，那还说啥哩！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莫 稽 有话请讲当面！

金 松 刚才那个妞，名叫金玉奴，是老汉我跟前的，年方一十八岁，是这样……

莫 稽 老丈您……？

金 松 想将她许配相公为妻，你可愿意？

莫 稽 这个……待我商议商议。

金 松 一个人，跟谁商议？

莫 稽 口与心商议。

金 松 那好吧。

莫 稽 （背白）这倒成了难题。一厢是黄门秀才，一厢是乞丐之女，门不当，户不对，怎成婚配？这，这……如何是好？唉，人到难处，顾不得许多了。（向金松）老丈！

金 松 商议的如何？

莫 稽 缔结良缘，深感荣幸。只是小生如此贫困，礼仪多有不周。

金 松 穷人家哪有那么多的麻烦事。一说就有了。

莫 稽 如此，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吹打。莫稽行大礼。〕

金 松 （大笑）哈，哈！起来，起来！

〔金玉奴端馒头上。〕

金玉奴 （唱）身在厨房心在前房，

芳心似醉念莫郎，

祝愿天保佑，

俺二人配鸾凰，

恩恩爱爱奉养高堂。

爹爹，馒头泡好了。（悄悄地）他愿不愿意啊？

金 松 （故意地）人家嫌咱出身贫贱。摇头了。

金玉奴 啊！要不是咱，他早活不成啦，还敢嫌咱贫贱。哼！

……真是……（生气）

金 松 妞，别生气。人家答应啦。

金玉奴 爹，看你……（羞）

〔众花子上。

花子甲 (念) 饥寒去要饭，

花子乙 (念) 吃饱大街转，

花子丙 (念) 强盗不抢贼不偷。

花子丁 (念) 胜似做高官。

花子甲 大哥在家吗？

金 松 来吧，众弟兄们！

〔众花子进门。

花子甲 (指莫稽) 这位是……？

金 松 唔，刚招的门婿。

众花子 恭喜大哥，贺喜大哥！

金 松 (拱手) 都喜，都喜！(对莫稽) 贤婿过来，拜见众位叔叔。

莫 稽 众位叔叔在上，小侄这厢有礼了。

〔莫稽作了个罗圈揖。

〔众花子还礼：有的作揖，有的抱拳，有的点头，有的打千……。

金 松 老二，咱这里就数你有学问，你给挑个好日子吧！

花子甲 (屈指) 子、丑、寅，卯……今天就好。大哥，今天就是良辰吉日。

花子乙 小两口也得打扮打扮。

花子丙 我这儿有块红布，给新娘当盖头。

花子丁 我拾了两朵金花，凑合着插新郎的毡帽上。

花子甲 (充当傧相) 新郎，新娘就位罗！

〔吹打。

〔花子丙、丁搬来桌椅，放在正中。作天地桌。